

冯克诚 王海燕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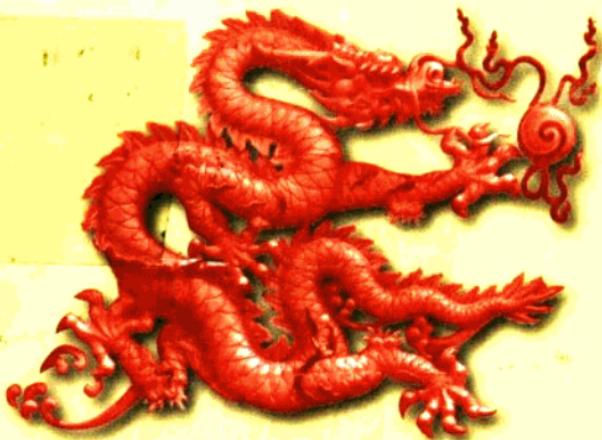
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

青少年版

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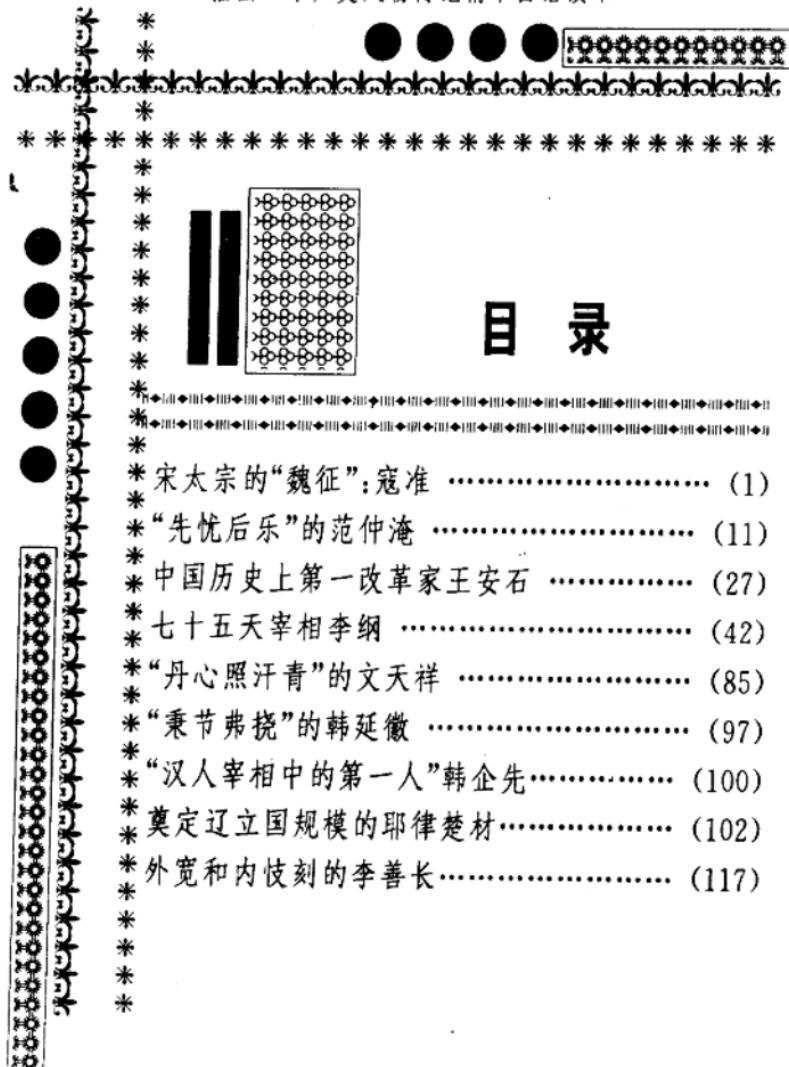
中流砥柱

——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辅（之三）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插图三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



宋太宗的“魏征”：寇准

寇准(961—1023)，字平仲，华州下邽(今陕西渭南北)人。太平兴国年间进士，授大理评事、巴东县令，转成安县令，郓州通判。召试学士院，授右正言、直史馆，迁枢密直学士、判吏部东铨。敢于直谏，太宗比之为魏征。淳化初，授枢密副使，又同知枢密院事，因事罢为青州知州。五年(994)，任参知政事。劝太宗立太子。至道年间，出任邓州知州。真宗即位，改为河阳知府、同州知州、凤翔知府。权知开封府，历三司使。景德元年(1004)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辽兵大举入侵，中外震骇，寇准力排众议，请真宗亲征，遂至澶州，和议而还。后为王钦若所诬。罢相，贬为陕州知州。天禧三年(1019)再相。真宗病，刘皇后临朝听政，寇准秘密奏请以太子监国，事泄，罢相，封莱国公。丁谓乘机倾轧诬陷，贬道州司马，再贬雷州司户参军，死于贬所。仁宗朝追谥忠愍，著有《寇莱公集》。

寇准，字平仲，华州下邽人。父寇相，后晋开运年间，应征召担任魏王府记室参军。寇准年少时英俊超迈，通晓《春秋》三传，十九岁，参加进士考试。宋太宗选拔人才，多至殿前考问，年纪太轻的人经常被舍弃不用。有人教寇准增加年龄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刚开始进取，怎可欺骗皇帝呀？”后来考中，授任大理评事，归州巴东、大名府成安两县县令。每逢定期征收赋役，没有

立即出示官符文书，只是把乡里人的姓名贴在县城门口，百姓们都此不敢延期。积官升至殿中丞、郓州通判。召试学士院，授为右正言、直史馆，任三司度支推官，转任盐铁判官。正逢朝廷诏令百官谈论政事，寇准极力陈述利弊，太宗更加器重他。升为尚书虞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，判吏部东铨。曾经有一次在殿中奏事，言语不合皇帝的心意，太宗发怒起身要走，寇准立即拉住太宗的衣服，让他重新坐下，等事情决定后太宗才退下。太宗从此对他十分赞赏，说：“我得寇准，如同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。”

淳化二年春，天气大旱，太宗延请近臣询问时政得失，众人都回答说是自然现象。寇准答道：“《洪范》讲天人之间，相互感应，十分灵验；之所以出现严重旱灾，是因为刑政有不公平的地方啊。”太宗发怒，起身回宫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召寇准问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，寇准说：“请陛下把二府的大臣召来，我马上就说。”太宗下诏召二府大臣入宫，寇准于是说：“前不久祖吉、王淮都枉法受贿，祖吉收受的赃物较少却被处死，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，所以虽然贪污了自己主管的钱财上千万，只被处以杖刑，并且仍然恢复他的官职，这不是不公平又是什么呢？”太宗责问王沔有无此事，王沔忙叩头谢罪，于是太宗严厉斥责了王沔，并知道寇准可资重用。随即任命寇准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又改任同知枢密院事。

寇准与知枢密院事张逊多次在朝中争论政事。有一天，寇准与温仲舒同行，在路上碰到一个疯子迎着他的坐骑直呼万岁。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关系极好，张逊指使他揭发这件事情。寇准拉温仲舒做证，张逊则让王宾单独上奏，言辞十分严

厉，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缺点。太宗大怒，贬斥张逊，寇准也被罢为青州知州。

太宗很看重寇准，寇准离京赴任后，常常想念他，心中不高兴。他对左右大臣说：“寇准在青州高兴吗？”大臣回答说：“寇准去的是条件好的州郡，应该不会有什痛苦。”几天后，太宗又重新发问。左右大臣猜想太宗将再次召用寇准，因而对答道：“陛下想着寇准，一刻也不能忘怀，听说寇准每天酗酒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想念陛下。”太宗沉默无语。第二年，召拜寇准为参知政事。

自唐末以来，外族民户有在渭南居住的，温仲舒任秦州知州，将他们驱赶到渭北，并且树立堡垒栅栏来限制他们的行动。太宗看了奏疏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古时候羌戎尚且杂处伊、洛一带，那些外族人喜欢移动不喜欢安定，一旦调遣，将重新困扰我关中地区了。”寇准说：“唐朝的宋璟不奖赏边境战功，终于导致开元年间的太平安宁。边境的武臣求取功劳而招来祸患，深可鉴戒。”太宗于是令寇准出使渭北，安抚那些外族民户，把温仲舒调到凤翔府。

至道元年，加官为给事中。当时太宗在位已久，冯拯等人上奏请求立皇太子，太宗大怒，把他们贬斥到岭南，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谈论此事。寇准刚从青州被召回朝廷，入宫拜见，太宗的脚伤得很厉害，亲自撩起衣服给寇准看，并且说：“你来得怎么这样迟缓？”寇准答道：“不是陛下亲召，我无法来京师。”太宗说：“我的儿子中谁可以继承皇位？”寇准说：“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，与妇人、宦官商议，不可以；与近臣商议，也不可以；只能由陛下亲自选择符合天下人心愿的。”太宗低头很

久，屏退左右的人说：“襄王可以吗？”寇准说：“知子莫如做父亲的，陛下既然认为可以，希望就此确定下来。”太宗于是以襄王为开封府府尹，改封寿王，立为皇太子。太子拜谒太庙后回宫，京师里的人拥挤在路边欢欣跳跃，说：“真是少年天子啊！”太宗听后不高兴，召见寇准对他说：“人心这样快就归附太子，想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”寇准再拜祝贺道：“这真是国家社稷的福份啊！”太宗回宫对后妃们讲，宫中之人都前来祝贺。太宗再次出来，请寇准喝酒，大醉而罢。

至道二年，祭祀南郊，内外官员都晋升官秩。寇准一向所喜欢的人多获得台省清要之官，不喜欢的和不认识的都排在后面进升。彭惟节的官位一直在冯拯之下，冯拯转为虞部员外郎，彭惟节转为屯田员外郎，章奏上面排列官衔，彭惟节还是在冯拯之下。寇准大怒，以政事堂文书警告冯拯不要扰乱朝廷制度。冯拯十分愤怒，讲寇准专权，又上章揭发岭南官吏除拜不公平等几件事。广东转运使康戬也说：“吕端、张洎、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的，吕端对他感恩戴德、张洎对他曲意奉承，而李昌龄则畏惧害怕，不敢跟寇准抗争，所以寇准得以随心所欲、破坏朝廷典制。”太宗发怒，寇准刚好正在主持祭祀太庙，太宗把吕端等人召来加以斥责。吕端说：“寇准的性格刚愎自用，我们不想多跟他争论，是担心这样会有伤国家体统。”因而再拜请罪。等到寇准入朝应对，太宗跟他讲起冯拯的事情，寇准为自己辩护。太宗说：“你在朝廷上争辩，有失执政官的体统。”寇准还是竭力不停地争辩，又拿着中书门下的文书在太宗面前争论是非曲直，太宗更加不高兴，因而叹息道：“鼠雀还能知道人意，何况是人呢？”于是罢免寇准，让他出任邓州知

州。

真宗即位，寇准升为尚书工部侍郎。咸平初年，移为河阳府知府，改任同州知州。咸平三年，到京师朝见，走到阙乡，又移任凤翔府。真宗巡幸大名府，诏寇准前往皇帝住所，升刑部，任代理开封知府。咸平六年，升兵部，任三司使。当时将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使合为一使，真宗命令寇准裁定制度，于是以六名判官分掌三司事务，繁简这才适中。

真宗很久想任命寇准为宰相，担心他刚毅直率难以独任。景德元年，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，过了一个月，都被任命为



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居毕士安之下。

当时，契丹入侵，派流动的骑兵在深州、祁州一带抢劫掠夺，稍有不利立即退走，往来自如没有斗意。寇准说：“这是想让我们习以为常而不加注意。请陛下训练部队任命将领，挑选精锐部队扼守要害之地以防备敌人。”这年冬天，契丹果然大举入侵。告急的文书一夜之间送来五次，寇准全部扣下，照常饮酒说笑。第二天，同僚们告诉真宗，真宗大为惊恐，向寇准责问此事。寇准说：“陛下想要了结此事，用不着五天的时间。”于是请真宗驾幸澶州。同僚们都很害怕，想要退下，寇准把他们拦住，让他们等待真宗起驾。真宗认为难以办到，想要回宫。寇准说：“陛下回宫则我不能与陛下相见，那大事就完了，请陛下不要回宫，准备起程。”真宗这才商议亲征事宜，召集群臣询问方略。

不久，契丹包围瀛州，直趋贝州、魏州，朝廷内外震惊恐惧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，请真宗巡幸金陵；陈尧叟是四川人，请求真宗驾幸成都。真宗询问寇准，寇准心中知道这两个人的打算，却假装不知，说：“谁为陛下出的这种计策，罪该处死。如今陛下神明英武，将帅团结一致，如果御驾亲征，敌寇自然会逃走的。要不然，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阴谋，坚持防守以使敌军疲乏困顿，以逸待劳，稳操胜券。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，巡幸楚、蜀遥远之地，使所到之处人心崩溃，敌人乘势长驱深入，天下还能保得住吗？”于是请求真宗巡幸澶州。

等到了澶州南城，契丹兵势正盛，众人请真宗停下来暗观战斗形势。寇准坚决请求道：“陛下如果不渡过黄河，那么人心就会更加危急，敌军士气则没有受到震慑，这不是树立神威、

争取胜利的做法。况且王超率领精兵屯驻在中山府以扼制敌人的咽喉部位，李继隆、石保吉分兵布阵以扼制敌人的左右肘臂，各地征战镇守的部队每天都有赶来援助的，为什么还有顾忌而不敢进呢？”众人都很畏惧，寇准力争，事情决定不下来。出来在照壁间碰到高琼，寇准对他说：“太尉你蒙受国恩，今天有用来回报的吗？”高琼答道：“我是一介武夫，愿意以死效国。”寇准再次进去奏对，高琼跟随其后站在庭下，寇准厉声说道：“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，何不试着问问高琼等人。”高琼随即抬头奏道：“寇准的话是对的。”寇准说：“机不可失，陛下应当赶紧起驾。”高琼随即指挥卫士把御辇搬了进来，真宗于是渡过黄河，来到北城门楼，远近将士看见皇帝御盖，欢呼雀跃，声音传到几十里地之外。契丹人面面相觑，惊愕惶恐，不成队列。

真宗将军务全部委托给寇准，寇准禀承皇帝的旨意，专心决断，士兵喜悦。敌军骑兵几千人乘胜进逼城下，真宗诏令士兵迎战，杀敌大半，敌骑这才撤退。真宗回行宫，留寇准在城上，慢慢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，寇准正和杨亿饮酒赌博，唱歌说笑，欢快呼叫。真宗高兴地说道：“寇准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”相持了十几天，契丹统军挞览出阵督战。当时威虎军军头张环守着床子弩，按弩发射，箭射中挞览前额，挞览死后，契丹暗中送来书信，请求结盟。寇准不答应，而契丹使者请和的态度更加坚决，真宗将要答应他。寇准想让契丹使者向宋称臣，并且献来幽州之地。真宗对打仗已经厌倦，只想把契丹笼络住、不断绝关系而已。有人诬陷寇准利用打仗以自重，寇准不得已答应契丹使者的请求。真宗派曹利用到契丹军营

中商讨岁币之事，说：“数目在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。”寇准把曹利用召到帐篷里，对他说：“虽然有皇帝的敕令，你所答应的数目不准超过三十万，超过三十万，我杀了你。”曹利用到达契丹军营，果然以三十万订立和约归来。河北停止用兵，都是寇准出的力。

寇准当宰相，用人不按官位次序，同僚们很不高兴。过了几天，又要授官职，同僚让堂吏持着条例文书而进。寇准说：“宰相的职责在于进用贤人、罢黜不肖之徒，假如按照条例，只不过是堂吏的职能罢了。”景德二年，加授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。寇准对自己在澶渊之盟中的功劳十分自傲，即使是真宗也因此对他十分优待。王钦若对此非常嫉妒。有一天会朝，寇准先退，真宗目送他离去，王钦若趁机进奏道：“陛下敬重寇准，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？”真宗说：“是的。”王钦若说：“澶渊之战，陛下不以为耻辱，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，为什么呢？”真宗吃惊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王钦若说：“敌军兵临城下而被迫订立盟约，《春秋》认为这是耻辱；澶渊之举，就是城下之盟啊，以陛下至高无上的尊贵而签订城下之盟，还有什么耻辱能与之相比呢？”真宗脸色大变，很不高兴。王钦若又说：“陛下听说过赌博吗？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，于是把自己的所有财物都拿出来，称为孤注。陛下成了寇准赌博的孤注，这也太危险了。”

从此真宗对寇准的礼遇越来越少。第二年，罢寇准为刑部尚书、陕州知州，于是任命王旦为宰相。真宗对王旦说：“寇准多用官职许诺给别人，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恩赐。等你做了宰相，一定要引以为戒。”跟随真宗封禅泰山，升为户部尚书、知

天雄军。真宗祭祀汾阴，任命寇准为提举贝、德、博、洛、滨、棣巡检捉贼公事，升兵部尚书，入判尚书省。真宗巡幸亳州，命寇准权东京留守，任枢密使、同平章事。

林特任三司使，因河北每年所交纳的绢帛空缺，催得很急。而寇准素来厌恶林特，极力支持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而阻挠林特，并且讲在魏州时曾进交河北绢五万匹而三司不接收，所以才出现空缺。但京师每年要消耗绢百万匹，寇准所助交的才五万匹。真宗不高兴，对王旦说：“寇准刚强愤激的性格跟以前一样。”王旦说：“寇准喜欢别人记住他的好处，又想让别人害怕他，这都是大臣应当回避的；而寇准却专门这样做，这是他的缺点。”不久，罢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河南府。又移任永兴军。

天禧元年，寇准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当时巡检官朱能协同内侍都知周怀政伪造天书，真宗向王旦询问此事。王旦说：“当初不相信天书的是寇准。如今天书降下，必须让寇准呈上来。”寇准跟着进呈天书，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对。于是拜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景灵宫使。

天禧三年，祭祀南郊，寇准升为尚书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时真宗得了中风，刘太后在宫内参预大政，寇准秘密奏请道：“皇太子是人心所向，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，把皇位传给他，选择正派的大臣辅佐他。丁谓、钱惟演，都是巧言谄媚之徒，不能让他们辅佐太子。”真宗认为很对。寇准暗中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，请求皇太子监国，并且想拉杨亿共同辅政。随后图谋败露，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，封莱国公。当时周怀政坐卧不安，而且担心获罪，于是阴谋杀害大臣，请求停止

刘皇后参预政事，奉真宗为太上皇，把帝位传给太子，并且重新任命寇准为宰相。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将此事告诉丁谓，丁谓穿便服、乘牛车连夜去找曹利用商议对策，第二天将此事上报朝廷。于是处死周怀政，寇准被降为太常卿、相州知州，移安州，又贬为道州司马。真宗开始并不知道情况，过了几天，问左右大臣说：“我好久没有看到寇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左右大臣都不敢回答。真宗去世时也讲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大事，对寇准重视和信任到这种程度。

乾兴元年，寇准再次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初，丁谓出于寇准门下而当上参知政事，侍奉寇准十分谨慎。有一次在政事堂会餐，饭羹玷污了寇准的胡须，丁谓起身，慢慢为寇准拂拭干净，寇准笑道：“参知政事是国家重臣，怎么替长官拂起胡子来啦？”丁谓十分羞愧，于是对寇准倾轧排挤得越来越厉害。等到寇准被贬没有多长时间，丁谓也被流放到南方，经过雷州时，寇准派人带了一只蒸羊在境上迎接。丁谓想见寇准，寇准予以拒绝。听说家僮想要趁机报仇，寇准就把家门关上，让他们纵情赌博，不让他们出去，等丁谓走远了，这才停止。

仁宗天圣元年，移任衡州司马。当初，太宗曾获得通天犀，命工匠做成两条腰带，其中一条赐给寇准。这时，寇准派人从洛中取回来，几天之后，寇准沐浴全身，穿上官服和腰带，向北方跪拜两次，喊左右仆人搬好床具，躺在床上去世。

起初，张咏在成都，听说寇准入朝当了宰相，对自己的部属说：“寇公是个奇才，可惜学问不够。”等寇准出任陕州知州，张咏刚好从成都离任归来，寇准精心安置供帐，盛情招待张咏。张咏即将离开，寇准把他送到郊外，问道：“您以什么来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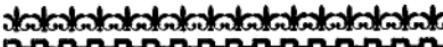
导我呢？”张咏慢慢说道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啊。”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回来后取出《霍光传》阅读，读到“不学无术”，寇准笑道：“这是张公在说我呢！”

寇准年纪轻轻就已经富贵，性格豪爽奢侈，喜欢狂饮，每次宴请宾客，都关上门户，卸下车马，尽欢而散。家里从来没有点过油灯，即使是厨房厕所，也必定燃用蜡烛。

在雷州一年多。去世之后，衡州的任命才到，于是归葬西京。过荆南公安时，县里的百姓都在路边设祭哀哭，把竹枝折断插在地上，挂满纸钱，过了一月再看，枯竹都生出了新笋。众人因而为寇准建立庙宇，每年供奉。寇准没有儿子，以侄儿寇随为继承人。寇准死后十一年，朝廷恢复他为太子太傅，赠中书令、莱国公，以后又赐谥号为“忠愍”。皇佑四年，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写神道碑，仁宗亲自书写篆首，为“旌忠”。



“先忧后乐”的范仲淹



范仲淹（989～1052）是北宋著名的社会改革家，也是当时极优秀的统帅和文学家。他领导的“庆历革新”运动，成为后来“熙丰变法”的前奏；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设施的改善，使西线边防稳定了相当长的时期；他设置的“义庄”，实为复活古代农村公社的创举；他倡导的“先天

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精神，开拓了弘扬华夏古典文明优秀传统的至高境界。

范仲淹以他凛然的大义，在十一世纪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风范之碑。碑上铭刻着廉洁俭约、克己奉公、直言尽职、利泽生民等格言。正因为他在致力于改革社会的同时，不断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养，他在当时和后世，都被奉为“天下第一流”的楷模人物。他的品格和思想，固然，不可能不带着时代的烙印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。千载迄今，各地有关范仲淹的众多遗迹，始终受到人们的纪念和保护。

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的有关记述，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，文字也比较简洁。然而，其中某些地方的用语和表述，也存在明显的失误。如“依戚同文学”，应是戚同文的后人；首次上书“凡万余言”，实不足万字；“南面朝之”，系“北面”之误；安抚江淮前“请间曰”，“间”乃“问”之误；“岁余徙苏州”，实仅半岁即徙；“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”，实系当年十二月颁诏；将元昊答书“对来使焚之”，其实暗留副，佯作尽焚；“与王兴、朱观为伍”，应是“居方荣、刘兴之下”；“遂筑细腰、葫芦诸砦”，乃两年以后之事；“复置陕西路”三使，“路”前脱一“四”字；“汉以三公分部六卿”，“六卿”乃“九卿”之误。如此等等。这些史实讹误之处，在译文中皆在括号内加以订正。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。他的祖先，原是陕西邠州人；后来迁往江南定居，就成了苏州吴县人。

仲淹刚两岁的时候，父亲便逝去了。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，他也就跟着姓了朱，名叫朱说。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。当他渐渐长大起来，知道了自己家世的时候，深感悲苦；就流着眼泪，毅然辞别母亲，离开长山，独自前往应天府，投靠在戚同文（戚同文的后人）门下学习。他昼夜不停他苦读，冬天疲乏到了极点，竟用凉水洗脸，来驱除倦意。他的食物很

不充裕，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。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，范仲淹却从不叫苦。

他通过科举考试，成为进士，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。这时，他把母亲接来，赡养事奉。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，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，改名仲淹。仲淹前往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监税官，晋升为大理寺丞，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官。这时，他的母亲去世，他便离职办理丧事。

应天府的知府晏殊，听说仲淹以好学闻名，便召请他到府学主持教务。他上书朝廷，提出一系列建议：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，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，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，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，严密选举制度，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。这封上书长达一万余字（实际不足万字）。待他服丧三年之后，因为得到晏殊的推荐，荣任馆职秘阁校理。

仲淹通晓六经，特别以通晓《易》经为专长。很多学习儒经的人，都来向他请教、问业。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，从来不知疲倦。他还曾经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，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，以至自己的孩子们衣履不整，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。而仲淹对此，竟处之泰然。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，他都慷慨激动，奋不顾身。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，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。

天圣七年，刘太后预备在冬至这天接受朝拜大礼；届时，仁宗皇帝将亲率文武百官，为太后上寿。范仲淹认为这事不妥，上疏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意见，并且说：“宫中事奉亲长，自当有家庭的礼法；但在朝廷上，皇帝与百官站在一起，面向南方（北方）去朝拜母后，却不可以开此例，让后世跟着这样办。”

他还上疏请刘太后撤帘，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皇帝。这奏疏没有得到答复。不久，他便受命离京，往河中府去做通判；后来又调到陈州做通判。那时，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，运往京师，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。仲淹上奏说：“不久以前，昭应宫、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。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，如今又大兴土木，破费民产。这可不是顺人心、合天意的事情。应该停止修建寺观，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，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供积欠。”他又说：“受到宠幸的人，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，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，不是太平之政。”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，仁宗却认为范仲淹心地忠诚。

刘太后死后，他被召回京师，做了右司谏。上疏议论国事的臣僚们，这时大多揭露刘太后生前听政时的过失。仲淹说：“先帝去世以来，太后养育和照护陛下十余年；应该替她遮掩小错，以成全她的德誉。”于是，仁宗皇帝向朝廷内外降下诏令，戒谕臣僚们，不要随便论斥太后垂帘时的事情。

当初太后临终时，曾立过遗诏，嘱咐让太妃杨氏接替她作皇太后，参预军国大事的决策。范仲淹上奏说：“太后，是皇帝母亲的专用称号，自古以来，没有因保育皇帝有功便被他人替皇帝立做母亲的。如今一个太后去世，又立一个太后，天下人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呀！”

这年闹大蝗灾、大旱灾，江南路、淮南路、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。仲淹奏请朝廷，派遣使臣前往灾区巡视。没有得到答复，就请问道：“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，会怎么样呢？”仁宗听了，脸上现出悲哀的神情，便派仲淹去慰问江南路、淮南路灾区。仲淹所到之处，开仓赈济饥民，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

祭祀天地鬼神；还奏请朝廷减免庐州、舒州这年应该上供的折役茶，减免江南东路这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钱；而且呈上一篇《救弊十事》的奏札，逐条论述了朝政诸弊。

恰巧那时又发生郭皇后被废为妃的事，他率领谏官和御史，大家跪伏在垂拱殿门前，为反对废后而争谏。没有达到目的。第二天，他们准备在殿廷上留下百官，一同为此事与宰相辩论。可是，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，便已有诏旨传下，命他离开京师，去做睦州知州。过了一年多（半年），他被调到苏州做知州。苏州地区积水过大，许多民田不能耕种。仲淹募人开修五条河渠，疏导田间积水与太湖之水，将它们引入大海。他募人兴修的这些河渠还没能开通，忽然被调做明州知州；两浙路转运使奏请让仲淹暂留苏州任上，以便完成他业已开始的水利工程，朝廷又准许了转运使的奏请。

此后，他升阶为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，被召回京师，判国子监；接着，又转官为吏部员外郎，任权知开封府事。

这时，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。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，大都是走吕家门径或跟从过吕夷简的人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《百官图》，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：“象这样的晋升，是循序升迁；象那样的遽然晋升，是不合次序的提拔。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，那么，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，便是出于私意了。况且，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，也不该全都交付宰相去办。”夷简对此，很不高兴。另一天，朝中讨论迁建国都问题。仲淹说：“洛阳地势险要，城池坚固；而汴梁是四方战争必经之地。太平年月，天子适于居住汴梁；如有急难情事，必须西居洛阳。应当慢慢扩